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 生死相依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编委会编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 前 言

18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飞速发展，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以机械化大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工业革命。人类的生活舞台和生存空间得以大大拓展。文学家们纷纷开始对科学未来和美好明天浮想联翩。

英国诗人雪莱第一个以其诗人的梦幻创造了《弗兰肯斯坦》而开科幻小说创作之先河。接着法国作家凡尔纳和英国作家威尔斯将这种新的文学形式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前者以其现实主义手法，在现实科学的基础上展开合乎逻辑的想象；后者则以其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了对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种种忧虑。

伴随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许多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进入 19世纪后期，大量科幻小说所描述的“梦幻”已变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已非天方夜谭；“空中楼阁”并非海市蜃楼；即使“对牛弹琴”也非知音难觅。

但是，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空间在不断拓展的同时，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污染和破坏，人类生存危机四伏——人类在创造文明和享受文明的同时，也受到了日益严重的文明威胁。科幻小说更多地表现了这种忧患意识。在 20年代前后，科幻小说的创作出现了“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黄金时代”。到 30年代达到鼎盛——涌现了像克拉克、阿西莫夫

等一大批文采飞扬的极负盛名的科幻作家。作品写作技巧高超娴熟，表现手法灵活多样，创作内容丰富多彩——使这种新的文学形式达到了近乎完美无缺的境界！

当科学水平发展到相当高度，很难有新的重大突破。进入 20 世纪年代以后，科幻文学的创作也相对平淡下来。但仍不乏得力之作。如美国克赖顿的《侏罗纪公园》就曾轰动一时。科幻小说仍以其惊人的预见性、非凡的启示性和丰富的文学性而具有众多的读者和强大的生命力！

它将极大地启迪青少年儿童的思维智慧，培养其对科学的浓厚兴趣。

为此，我们选编了这套《科幻丛书》。以中小读者为主，兼顾不同的欣赏层次。作品涵盖了中外各国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不同作者的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几乎都是名家名篇。选取在科幻领域具有重大影响的 100 位代表人物的近 1000 篇代表作品，改编独立成 100 册。对于其他名家名篇，因篇幅所限，只能改编成小故事与中短篇小说一起按主题分类成 100 册。全套共 100 册。

由于时间仓促，许多作者（译者）没能取得联系，恳请见谅；因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98 年 7 月

## 摇目摇摇录摇

- 实现愿望..... (加) 伏洛特 (员)  
海伦姑娘..... (美) 莱德·雷伊 辗定柏 (员园)  
同情电路..... (英) 约·温德姆 辗明 (圆缘)  
再见了, 大个子 ..... (日) 中尾明 辗树立 (猿园)  
至死不渝..... (德) 赖纳·埃勒 辗坤泉 (缘缘)  
绿星上的蓝花 ..... (英) 约·基帕克斯 辗健中 (苑缘)  
罗比 ..... (美) 阿西莫夫 辗世章 (怨源)

# 实现愿望

我这个伤残机器人终于清醒过来。亘古到今，已经不知有多少年了。究竟发生过什么事使我呆在这里，完全记不清了。但有一点我很清楚：我还能够思考，还能够进行复杂的运算，可是没有谁向我提出这类问题。我孤独地坐在小山上，整个地球一片废墟，我漫无目的地计算第一颗流星陨落的行程，或者观测遥远的一颗星星，用种种时空手段使它处于我的视野之内。每当这种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并不完善，觉得在我的感官所能达到的领域之外存在着某种东西，只有对它来说，这一切才有意义。

某一天，山谷那边出现了一道银灰色的微光，那是时间物化成的一个力场，在这个衰老无用的行星上出现了一个身份不明的来客。根据我的测算，它不是外星来客，而是来自这个行星数千年以前的过去。它向我发来了一个空间与空间之间传送的信息，他在问：“你是谁？”我并没详细说明自己的身份，只是反问道：“你来自何方？”那个实体对我的反应似乎不很高兴，突然间消失了。我知道它能够在时间中运动，而我则不能，但是只要我同山谷彼岸的一个能场建立起一种超空间关系，那么它去哪儿我就能去哪儿了。结果，我跟随着那个实体，来到了它原来的时空内。这里的天空是蔚蓝色的，山谷对面是一个居住区。夜幕慢慢垂下，居住区

的楼房射出的灯光，使这里显得一片辉煌。这显然是几千年前的地球景观。

我在山上静静地观察了 100 天，我研究生活在这里的人的形象，分析他们的行动，根据他们的活动和语言来衡量他们的智能和潜力。第 100 天时，我向那台机器发出一个信息：“你我没有理由不共同来控制这个时代。”对方同意我的观点，不过它要求我把自己的机械性能告诉它。我提出：“我可以把全部情报发送给你，但是我能得到什么保证，你不会利用这些情报来对付我呢？”对方针锋相对地回答：“我能得到什么保证，你会确实发出你的全部真实情报？”很显然，我们彼此都不相信对方。

我对这个时代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各种机器发明还处于早期阶段，我估计，山谷彼岸那台计算机出现才不过几年。我对这里的人们一直评价不高，不过有一点倒令我很诧异，这些慢慢吞吞的人怎么可能制造出那台比他们自己还强的机器呢？看来那台机器是我的主要对手，但用什么手段制服对手，我一时还没有个主意。经过初步的相互联络，我知道，我的敌人认为我比它强，我自己也确信这一点。

正午时分，有人来敲我的房门。一个男人迎面站在门外朝我说：“你得把你的棚子搬走，你将它非法盖在安妮·斯图尔特小姐的地产上了。”“地产？”我一时还没弄明白，那人粗声粗气地嚷着：“你这人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懂不懂英语？”英语我当然是懂的，我操纵着 100 个部门呢。过了一会儿，我想起来了：地产，私人所有制。那家伙见我还没理会他的话，伸过双手抓住我的肩膀，试图想摇晃我的身体。可是他不曾知道，虽然我的外形同人类一样，但是我的身体

实际上重达 20 万吨以上，他的那点力气哪能摇得动我。那人惊愕地放开手，向后退去，用颤抖的声音说道：“我作为安妮·斯图尔特的律师，命令你在本星期末以前把那个棚棚迁离这块地产。要不然！”他还没来得及说清要不然该怎么的，就跑向系在百来英尺外的一棵树上的一匹四条腿的动物，翻身跨上去，沿着小溪一路小跑走了。

我悄悄地接近村子里的那座高的大楼，我认定那是个不寻常的地方。我接触到村外的一圈钢栅栏时，感到有电流打来，电压大概是 100 伏，它使我有点震颤，我马上把它导入我基地那边的蓄电池中。在村子里，我搜寻到了一个目标，他就是智脑的发明人威廉·格兰尼特工程师。我将自己和对方的神经系统调整到同一方位上，于是我的意识就进入了他的大脑中。现在他就是我，他内心的事情对我来说毫无秘密可言。我同格兰尼特思维联结几分钟后，就明白了这里曾发生过的事情：五个月前，格兰尼特给一个中心任务“智脑”的机械计算器装置了附加设备，包括用来完成人的神经系统大部分功能的模拟造型。不幸的是，制造人并不知道他所设计的神经系统具有某种潜力，而智脑则很快熟悉并运用了这些潜力，它已经可以同它的主人进行对抗了。为此，格兰尼特正准备拆卸智脑，重新组装。

我了解到的这一情况很有用，因为这正是我借格兰尼特之手消灭我那个对手的极好机会。偏巧这时，格兰尼特被他的女经纪人安妮·斯图尔特解雇了。关于解雇的原因实在说来话长：当格兰尼特已经是主任研究工程师时，安妮·斯图尔特小姐还只是个刚从大学毕业的瘦姑娘，可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笔令人惊异的产业。格兰尼特不明白这个快 猿的

女人，为什么至今还不结婚，渐渐地，他联想起他妻子死后，她的一些古怪的小动作来。在晚会上，她专找他跳舞，有时在走廊里她一头撞在他身上又笑着退回身去……不过，最近她有好长时间没那么做了，后来便辞退了他。想到这，格兰尼特突然茅塞顿开，他明白不仅完全能再回到智脑部门去工作，而且还……这一切，他竟真的做到了。

为了战胜智脑，我有必要再进入安妮·斯图尔特的大脑中去，因为她是智脑的所有人兼经理。就这样，我把自己调整到与她的神经系统的能流大小一致以后，我和她也就合而为一了。安妮正在走路，智脑在背后向她呼喊，它告诉它的主人：“我可以在时间中往来行动。”这使安妮很感意外和兴奋，但她更感到恐惧，因为这表明它已超乎人力所能控制的范围。不过，这次智脑是来求助于它主人的，它说它探求未来走得太远了一点，在那个时间段里，它惊动了一个什么东西，那个东西一直追踪它到了这个时间里来，现在它就住在山谷那边的小山上……我知道智脑是在寻求它主人的帮助，以便更有效地对付我。现在智脑需要安妮和我进行接触，以便于它在一旁搜集我的数据，前一次那位律师赶我搬家的事，正是智脑特意安排的。

我从智脑的计算能力来看，知道它近乎是与我旗鼓相当的敌手，最理想的办法是把它变成我的一部分。于是我又给它发出个空间与空间的信息，建议它把它的组成部件归我支配，并让我拆毁它的知觉中心。得到的回答是：“为什么不由我来控制你，由我来拆毁你的知觉中心呢？”看来，智脑不打算接受明智的解决办法了，我只好对它展开一次进攻。我朝村子里走去，由于我曾在格兰尼特意识中存在过，我已

了解到了智脑的工作概貌。我迅速地穿过带电的栅栏，来到主楼，拿起送话器向操纵装置发布指令：“~~猎~~负原原原原原怨原原”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冷酷的指令一定会引起操纵装置的混乱。过了好长时间，打字机迟迟疑疑地打出了回答：“这是自毁命令，请重复指令。”我照样重复了指令，我的指令是指示智脑的原有部分输送超负荷电流通过~~猎~~电路，想烧毁智脑。结果，突然间一股电流打来，金属地板上一阵火光，我设法将击中我的电流输向我的蓄电池，赶紧逃离了那个地方。

多亏了我在下达完指令之后采取了自我保护措施，看来，智脑的原有部分已经具备了对抗自杀的本领，这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原来只把它当作计算机，当作巨型运算机器和信息积分器，没想到它具有完善的整体统一感。本来，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对智脑可以采取更加猛烈、更加有效的攻击，但我不能那样做。我的真正目的是把它变成我的一部分，连同它那种能在时间中活动的的能力一起为我所有。所以我只能保持克制，至多只限于切断它的通讯联系，烧坏它的线路之类的。于是，我想起了一个极好的办法，应该控制安妮·斯图尔特，通过她来达到我的目的是最现实可行的了。

第二天早上，我来到可以俯视安妮·斯图尔特住宅的一堵峭壁上，准备寻找机会把我的计算功能悄悄地输入到她的脑子里，使它们看上去是她自己的功能，从而把她控制起来。然后我再让她签署文件，发布命令，派工程人员迅速把智脑拆卸掉。我看到在花团锦簇的庭院里，安妮·斯图尔特和威廉·格兰尼特正在吃早饭。我心里很高兴，格兰尼特也

在场，会使我的事情办得更加顺利，如果安妮对智脑的功能有什么疑问，随时都可以提出来向他请教。事不宜迟，我赶快使我和安妮的神经系统处于同一方位，但我没能像往常那样进入她的意识。我大吃一惊，再试一遍，结果还是一样，她的神经脉冲流发生了极其细微的变化。她俯过身对格兰尼特说了什么，两个人同时转过身来望着我藏身的那个方位。格兰尼特招招手，邀我下来。我没理他，赶快试图使自己和他处于同一方位，可又遇到了那种微妙的变化，没能成功。按照我的计算，这意味着他们都被智脑控制了。在这样的时候，我不敢贸然离去，那样会冒风险，只好无可奈何地向院子中心走去。

我十分佩服我的敌手智脑的本事，它能同时掌握两个人而没使他们神智失常，可我却只能一次控制一个人。安妮对我的到来似乎毫无惧怕之感，格兰尼特仔细地打量我，那是一种职业目光，似乎要弄清楚我这样一个仿人机器是怎样运转活动的。原来我上次控制安妮时，已被智脑看破手段，现在它已为他们采取了相应的防护措施。智脑按照逻辑推理，知道它并不是我的对手，所以它和他们结合到一起。从此以后，他们可以像运用自己的能力那样运用它的积分和计算能力。我预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只好放弃把智脑弄到手的想法，决定把它彻底消灭。我向我的躯体发回一道指令，命令一个伺服机构指挥千里之外的一个秘密空军基地的导弹发射场发动攻击，导弹呼啸着腾空升天，要不了四分钟，它就会飞到这儿。

格兰尼特显得十分安闲，他说他知道我正在采取措施对付他们，不过在 high 潮到来之前，他有几个问题要向我提出。

他问我是否还保持着记忆？几千年之后，地球失掉它的大气时是什么情形？渐渐地，我想起来了，那时候，由于地球引力的变化，大气逃逸速度加快了一半，不到一千年，大气就逐渐漏往宇宙空间，地球就像它的卫星月亮所遭遇的那样，死去了。当时生活在地球上的智能生命都转移到别的可以居住的星球上去了。人们把我留在这个被弃置了的星球上，是让我负责观察并记录下它所经历的全过程。可我没完成这一任务，因为一阵陨石雨向地面砸来，我的一切防卫能力全被压倒了，我受了三下致命的打击……一连串的信息使我明白了，我其实曾经是人类的仆人，只是因为我当时受了伤被搁置在那里，才获得了自由。我被我的主人制造成具有人类特点的仿人装置，里里外外都具有人的特性：准神经、器官、肌肉、骨骼构造等等，甚至具有某些像生命一样的东西。但是在我这个像人的躯体中，并不具有人的欲望。

我知道导弹离这里只有三分钟了，这时我的积分内刺激反应器已经证明了这样的事实：智脑和我是一体，只不过相距几千年而已。如果这时毁掉了智脑，那么肯定也不可能有几千年以后的我。想到这里，我赶紧使用同步效应关上了原子弹头的保险装置，并把它送进一片荒山野岭之中。它一头扎进土里，没有造成任何伤害。我告诉他们说：这一切只意味着我应该把智脑看作是盟友而已，边说着边走近安妮·斯图尔特，用手碰了她一下，向她放出高压电流，按理说她马上就应化为齑粉，可是眼前什么也没发生。我一阵紧张，朝格兰尼特看了一眼，他不见了。安妮告诉我，智脑优越于我的一点就是它能在时间中运动，现在它已经把格兰尼特送到我的别墅里。他已发出了指令，使我基地的那些装置全部脱

离了我而受他的控制。

我还是第一次被外力将自己和信息库及计算装置切断了联系，若是人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感到恐惧和紧张。可我没有，有一刹那，我似乎隐隐感到一种纯属躯体上的焦急之感。当我奔回我的别墅时，格兰尼特正坐在一把椅子上，旁边放着一把自动自枪，不过他保证不会向我开火的。想到我和他躯体相联结时，了解到他是个正派人，我相信他的诺言，便来到他的近前。我的一切伺服机构都被格兰尼特控制了，但我以为，即便没有这些，我还可以像现在这样，作为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格兰尼特耸耸肩，让我试试看，他给我猿天时间。

头两天我当了工人，马上就觉得这没意思。随后我又当一家店铺的伙计，由于我能自动正确地记忆，对商品质量和价格相当谙熟，第三天，老板就让我当了襄理。我又在股票公司当过会计，私下做了点投机生意。干这事我可在行，搞投机无非是数学中的概率问题，我三天之内就拥有猿万元资财。后来我邂逅一家电器公司的主任工程师，他提供我各种装备，我很快就研制出了用思维控制开关电灯的一种电器设备。为此，公司付了我整整猿国万元。这时我才用完员天，但我已感到无聊乏味了。我买了汽车、飞机，驱车疾驶，驾机高飞，目的是使自己感到害怕，但这也激不起我的热情……

猿天过后，我回到我的别墅，刚同格兰尼特说话，就有一股力量抓住了我，使我束手无策。不一会儿，我知道我成了格兰尼特神经系统的一部分，受他支配。通过他的思维，我感到与自己原来躯体的巨大存贮库和计算机联接上

了。格兰尼特给了我一个数字：苑~~苑~~，我将它自乘，算出其平方根和立方根，将它的~~苑~~除以苑的~~苑~~次方……这一系列的计算的结果，立即传到他的脑子里。人的思维和机器脑结合得非常完善，仿佛运算的就是格兰尼特自己。

格兰尼特兴奋地笑起来，他说：“我们就像是一个超人的个体。”人和机器协力合作，可以解决从来没人解决的问题：征服行星，征服别的星系，连长生不老也许都能够做到！这就是格兰尼特要实现梦想。我被他的兴奋感染了，我发现，这就是我~~猿~~天来到处追求而没找到的感觉。我同意同格兰尼特进行这样的合作，并应诺了他提出的条件：将存贮库中有关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全部取空，忘掉自己的全部经验；在任何情况下再也不控制人；必须同意让许多人同时使用我的能力，我应该成为全人类的一部分财富。

现在，我已是格兰尼特的一部分了，我感觉得到他的血液在脉管里搏动，这真是一种令人心荡神驰的特殊感觉，根据我的经验知道，没有哪个机器人有过这样的感觉。而且，我能接触到的不仅是一个人，人类的思维和感受都会通过我，从肉体上，精神上，情绪上，我将成为这个地球上唯一有智慧的生命的一部分。

我的恐惧完全消失了。“很好”，我说，“让我们一步一步，同心协力，该怎么干就怎么干。”我明白，我不是人的奴隶，而是人的合作者。

# 海伦姑娘

我现在已经老了，但是，戴夫把海伦从箱子里拿出时，似乎我所见过的海伦的形象仍如在眼前，戴夫看到她时的一声惊叹仍在耳边。

“老兄，她可真是一位美人?!”

她漂亮，是一个用塑料和金属做成的梦幻，是济慈写十四行诗时依稀见过的美女。如果特洛伊的海伦真是这样娇艳，而希腊人为她仅仅出动了一千艘战船，那么，他们想必都是懦夫；至少我是这样对戴夫说的。

“特洛伊的海伦，嗯?”他看了看她身上的标签，“至少比这个还幸福。海伦……嗯……叫她含金的海伦。”

“不好听，戴夫。非重读音节太多。叫她金海伦，你看怎样?”

“就叫她金海伦吧，菲尔。”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又是美人，又是梦幻，又是科学；再加上立体声播音器，按机械原理搅在一起，但事情却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我和戴夫并非大学同窗。我来到梅西纳行医，在楼下那家小小的机器人修理商店里遇见了他。从此之后，我们两人同进同出，结成知交。当我爱上了一个孪生姑娘的时候，他觉得另一位也同样迷人。于是，我们就成了四人行。

生意兴隆起来了，我们就在火箭发射场附近租了间住房

——虽然很闹，但价钱便宜，而且火箭的噪声使这儿的住宅建筑无人问津。我们希望地方宽敞些，好舒展舒展身子。我想，如果不是因为争吵，我们早就和这对孪生姐妹结婚了。戴夫要观看金星火箭的最新试验，而他那一位却要欣赏明星拉里·安斯利主演的一部立体电影，两人各不相让。从此，我们就把姑娘们丢在脑后，晚上呆在家里消磨时间。

当丽娜不是把盐，而是把香草放在排骨上的时候，我们谈起了机器人和情感的问题。当戴夫拆开丽娜的躯体寻找毛病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地考虑起机器人的未来。戴夫断定机器人总有一天会胜过人，我则不以为然。

“听着，戴夫。”我争辩道，“你知道，丽娜并不会思考——不会真正地思考。在线路出岔子的时候，她本可以自己纠正过来，但她却不管，听任机械脉冲的驱动。人也会伸手拿香草，但是当他发现手上是香草的时候，就会停手。丽娜有足够的理智，但是没有情感，也没有自我意识。”

“好吧。这是机器人目前的大问题。可是只要在机器人里增加些机械情感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们就会解决这个问题。”他把丽娜的头重新旋上去，接通了电源。“回去工作吧，丽娜。现在是八点整。”

我的专业是内分泌学及有关科目。确切地说，我不是一位心理学家，然而我的确懂得腺、分泌、荷尔蒙和其他一些东西是产生情感的生理机制。医学花了三百多年时间才发现它们是怎样和为什么起作用的，我不相信人们能用更少的时间把它们用机械的方法复制出来。

我把书籍和资料拿回家来证明我的看法，而戴夫则引用记忆线圈和能视假眼的发明来反驳我。在那一年里，我们两

人取长补短，戴夫掌握了内分泌学的完整理论，我则可以凭记忆安装丽娜。我们谈论得越多，我就越不怀疑制造十全十美的机器人的可能性。

可怜的丽娜。她那用铜镀合金制成的身体有一半时间是七零八落的。我们的第一次尝试，要说是成功的话，那就是她把油炸刷子送来当早点，又用人造黄油洗碟子。可是，有一天，虽然有六根电线出了岔子，她却做了一顿美餐。戴夫真是喜出望外。

他彻夜给她安排线路，放进一个新的线圈，教她一组新词。但是，第二天当我们指出她做得不对的时候，她竟大发雷霆，破口就骂。

“撒谎！”她挥舞着吸尘刷狂喊，“你们都是说谎者。如果你们这些狗娘养的多给我些时间，我会干得好好的。”

我们平息了她的怒气，打发她去工作。然后戴夫把我领进了书房。“不要在丽娜身上再试了。”他解释说，“只好取出肾上腺盒，让她回复原状。我们得弄个更好的机器人。机器女佣人还不够复杂。”

“狄拉特公司的新实用模特儿怎么样？装置似乎还相当齐全。”

“一点也不错。不过，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要定制一个装有全套记忆线圈的。出于对老丽娜的敬意，外壳定购一具女性的。”

结果当然就是这个海伦。狄拉特公司的人创造了奇迹。他们把所有机件全都装在一个少女型的外壳里。甚至用塑料橡胶制作的脸也设计得十分柔软灵活，足以表达情感的变化。应有的一切，样样具备：泪腺，味蕾，而且会随时摹仿